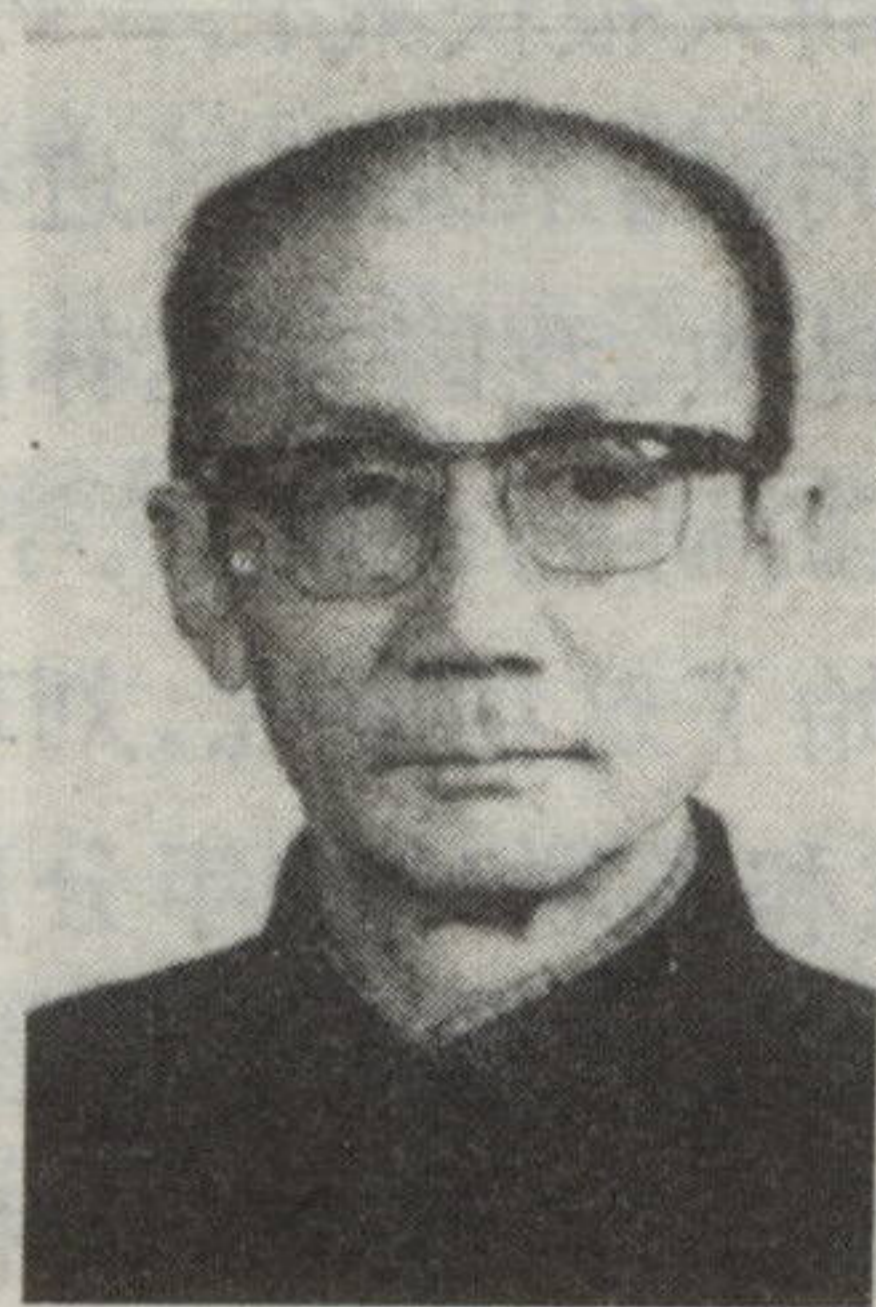


• 人物介绍 •

大千世界 大有作为

——记流行病学专家刘瑞璋教授

尹德铭



刘瑞璋教授1923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小学时代。1938年春，他就读于旅顺高等公学校中学部。中学毕业后，1942年考入沈阳满洲医科大学，1948年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1955年院系调整，迁至哈尔滨，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他是中华流行病学学会委员及黑龙江分会主任委员，《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委，《国外医学免疫》分册编委，医学百科全书《流行病学》分册编委，高校卫生专业教材编委，《流行病学研究实例》编委，大型参考书《流行病学》副主编，国家教委出国人员评议委员，函授《卫生学总论》及函授《预防医学概论》主编；国际流行病学会员。中共党员。黑龙江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

刘瑞璋教授曾参加1946年东北霍乱大流行的防疫和研究工作；主持森林脑炎研究，首次确证我国东北林区有森林脑炎流行，阐明了主要的媒介蜱。调查了长白山、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的疫源地分布，筛选出抗原性全面的病毒株，用于研制疫苗。疫苗制法虽历经改善，但该毒株沿用迄今，效果良好。他还制订了基本的防疫措施，使疫情基本控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主持流感研究，建立流感病毒小白鼠肺适应株，获1979年黑龙江省政府科技成果二等奖；参加流行性出血热病毒分离的研究，获1982年黑龙江省政府科技成果二等奖。此外，对流行性乙型脑炎及脊髓灰质炎也作过系统研究。1962年一度参加克山病研究。在教研室较早倡导非传染病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他又推动慢性病研究，先后参加了黑龙江省膀胱癌危险因素的研究、血友病流行病学研究、成人脑瘤危险因素研究、儿童耳聋的病因研究，同时还继续病毒病的研究。近年参加蜱传脑炎病毒东北株E蛋白的核酸和氨基酸序列及抗原性研究等，并写成论文，公开发表。

牢记己任 献身流行病学事业

刘瑞璋由大学毕业时本来可以到医院的任何一科工作，而他何以选择了当时尚未被社会理解和尊重的流行病学研究作为自己毕生主攻的方向，并从此在这条荆棘丛生的坎坷道路上艰辛跋涉、默默耕耘？又是什么动力促使他在漫长的四十余年风雨历程中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地执着前进？那是因为在学生时代就树立了“要使亿万人民大众受益”这一伟大理想，牢记“以人民需要为己任”这一崇高目标！

1946年春，从日寇铁蹄下光复不久的沈阳又陷入一片恐怖之中。苏联红军从沈阳撤出后，

国民党远征军从缅甸经海运开进来,他们带来了腐败的政治,也带来了霍乱的细菌。霍乱从军队里传到居民中,成千上万人很快发病。医院里挤满了患者,街道旁、公园里倒着一具具尸体。战乱、贫穷、落后、疾患震颤着刘瑞璋年轻的心,他利用课余时间来到微生物学实验室,参加早年毕业的大师兄景冠华等人研究正在肆虐的霍乱。他从病人和死者身上取样,培养细菌进行化验;他去居民中注射疫苗。他默默学习着、工作着、研究着。两年时间过去,刘瑞璋掌握了分离细菌、培养病毒、制作疫苗的程序和方法,同时也坚定了决心:毕生从事尚未被社会理解和尊重的流行病学研究,使人民大众受益。

1952年春,正在国家急需木材,实行长年大规模采伐的时期,东北浩瀚的大森林中的大批林业工人,却纷纷逃离林海——一种“怪病”在促使他们下山。一向身强体壮的人,突然病倒了,高烧、昏睡、神智不清、颈肌麻痹、头颅低垂,病人中约有1/3的人很快死亡,1/3的人虽可救活,但将终身残疾。这是一种什么病呢?当时,美国正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惨无人道地细菌战争,投下了带鼠疫、霍乱等病原体的田鼠和一些奇异的昆虫。我国东北林区发现的这种病和美国的细菌战有无关系呢?问题提到我国反细菌战研究组的研究日程上。于是,做为反细菌战研究组第一批重要成员,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讲师刘瑞璋开始了这项研究。刘瑞璋和自己的同事们齐心协力,采病人血及尸脑,分离出了脑炎病毒,经过和苏联1939年分离的“春夏脑炎”病毒比较鉴定,得出正在我国东北林区流行的这种怪病为“森林脑炎”的结论。

森林脑炎是由蜱做为传播媒介的。它生长在森林和草原中。与森林脑炎有关的蜱有3种。遍布东北三省林区,其危害以生长在针、阔叶混交林里的全沟蜱为最甚。约5%的蜱带有脑炎病毒。每年3~4月,山上冰雪尚未消尽,它们就开始活动;6~7月,草木茂密,蜱活动猖獗,林业工人上山作业如果被蜱叮咬,10~20天后约1%的人就会发病,多数很快出现危急症状。

为了调查林业工人发病情况,鉴定病毒,摸清森林脑炎的传播媒介,制订预防和治疗措施,刘瑞璋和他的同事们不知多少次踏进长白山、小兴安岭、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在林场上、工房里,他们教给林业工人防范和检查蜱的方法,提高林业工人为国家建设奋战林海的勇气。

怎样才能更好地防治森林脑炎呢?刘瑞璋他们选用了十几株森林脑炎病毒,经过在成千上万只小白鼠身上试验,最后筛选出抗原性全面的两株,由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于1953年制成了我国第一批“森林脑炎疫苗”。用这种疫苗注射到进山人员身上,效果良好,但副作用也很强。其后多年来,疫苗制法几经改进,副作用明显减轻,但所用毒株却沿用至今,使我国的森林脑炎基本得到了控制。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刘瑞璋教授主讲的森林脑炎研究,得到了国家承认,受到科学大会奖励。

几乎在森林脑炎研究的同时,针对1949年前后,沈阳地区大批外来人员突发疾病的情况,他系统地开展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研究。乙型脑炎的症状和森林脑炎相似,不同的是乙型脑炎流行期主要在秋季。经研究,刘瑞璋他们证实,家蚊是东北地区乙型脑炎的主要传播媒介。他们调查了沈阳、锦州、四平、长春、哈尔滨以及黑龙江省的一些地区,发现乙型脑炎患者南多北少,与气温、人口流动等有密切关系,建议实行积极预防。在乙型脑炎病毒分离手段上,他们证实用病尸脑的海马组织分离病毒效果最佳,分离时若通过鸡胚,其分离阳性率将明显提高。

1968年,正当“文化大革命”狂风遍扫神州之际,香港型流感(A₃)又席卷世界。它的流行,使我国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猛增,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197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系开

始对慢性支气管炎进行研究。鉴于刘瑞璋的经验和声望,正在校内劳动改造的他被调回,参加此项工作。

1972年末,他们驯化出了流感低温减毒疫苗株。但是,1973年在全国流感会议上,当他们得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也研制出了同类疫苗株,考虑到这个研究所生产能力明显优越,刘瑞璋提出不能跟着别人后头走,要另辟蹊径,利用中国草药的优势,研制能防治流感的中药。实验开始了,他们用鸡胚和细胞培养方法作抗流感病毒试验。由于细胞过于单纯,鸡胚又太弱,试验都不理想。1977年,亚洲地区又出现了新亚甲型(A₁)流感。刘瑞璋教授决定用小白鼠作A₁流感病毒实验。小白鼠对流感病毒易感性差,刘瑞璋他们最初采用5个病毒株,用小白鼠经鼻腔连续传代,历经一年半时间,最后集中到1个病毒株上,适应于小白鼠肺一举成功,小白鼠因肺炎致死。流感病毒小白鼠肺适应株的建立,为流感研究、防治以及抗流感病毒中药的筛选提供了方便和准确的手段,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目前,中国只有北京的病毒研究所(利用A₃建立小白鼠肺适应流感病毒株)和哈医大这两株。刘瑞璋主持的这项成果获1979年黑龙江省政府科技成果二等奖。

诲人不倦 呕心沥血育桃李

刘瑞璋教授几十年来言传身教,热心于流行病学教育事业。多年担任卫生专业本科生班、专科班的流行病学教学,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学生,现已多数成为专业骨干,不少人已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成为我国医学界的科学带头人。他曾举办流行病学进修班并指导研究生,目前研究生多在国外深造。刘瑞璋教授虚怀若谷,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为人正直,不愧为人师表。他教学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颇受校方重视及学生欢迎,1994年被评为校十大教育家之一。他身为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凡事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率全室人员为发展我国流行病学事业始终埋头工作。由于成绩显著,他所负责的哈医大流行病学教研室成为全国著名的流行病学教研室之一,并为省重点学科。

40余年来,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思想、知识和经验传给学生、同事。作为流行病学教研室负责人,他把容易出成果,有一定基础的研究课题和工作任务交给别人,配备强有力的人手和较好的仪器设备,帮助出主意见办法,认真审查研究方案和论文,使每人都各有所长。

刘瑞璋教授的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精神博得广大师生的崇敬和爱戴。

刘瑞璋教授是一位很尊重实际的人。遇到原因不明疾病的爆发,他在了解疫情之后,总不枉作推断,而作实际调查。五十年代末,某市在四月末发生不明脑炎爆发,一时议论纷纷,唯独他对议论缄默无语,而首先到现场调查。脑炎病人比较集中地发生在几栋公寓或家属宿舍中,调查时发现脑炎病人多为5岁左右儿童,而病儿的近邻或往来密切的亲友家中多半有2~3岁的小儿患脊髓灰质炎,由此令人怀疑这种脑炎很可能是脑炎型脊髓灰质炎,后经实验证实这个假设是正确的。

某年深秋,某煤矿城市发生上行性麻痹症爆发。其原因又引起一番议论,而他还是先到现场调查,发现患上行性麻痹者主要是由山东农村流入的青年农民。在患病前3~5天曾发热,认为是感冒,故仍坚持重体力劳动。感冒刚减轻时出现上行性麻痹,才停止劳动,他们与居民混居。在调查中发现居民的幼儿中有脊髓灰质炎流行。这一现象引起他的注意,对比了两病的分布,发现脊髓灰质炎多发的市区上行性麻痹也多发,边远的无脊髓灰质炎的市区则无上行性麻痹。经病理解剖和病毒学证明上行性麻痹是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

他认为客观的现场调查是认识事物的捷径,现场调查是智慧的源泉,现场调查又是思路

的根基。他总是劝导青年学子要多参加现场调查,坚信只有如此才能发现实际中的新事物。他把现场看作流行病学工作的命脉。在多次解决疑难问题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功立业 为人类健康长寿

1978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划时代年份。对刘瑞璋教授来说,这一年更将铭记在心。全国科学大会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年过半百的刘教授心中荡起了一股热流。他异常珍惜晚年的时光,要做出多少年来想做而不能做或者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

森林脑炎在我国虽然基本被控制住了,但还远远没有根除。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南方北方不少农民到林区养蜂采药,常有被蜱叮咬而突发森林脑炎的报告。打疫苗吗?中国偌大的林区,让每个进山的人都先注射森林脑炎疫苗,显然是不现实的,何况该疫苗在保存和使用中还不甚理想。能不能用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中草药,既能预防又能治疗森林脑炎呢?对森林脑炎有效的药物常常对乙型脑炎也同样有效,这样又可收到一举两得之功。刘瑞璋教授为了人类的健康,毅然向此目标前进,并已取得进展。

病毒导致的小儿肺炎,是小儿多发病、常见病,严重危害儿童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其中病毒性肺炎,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理想的药物。至于对小儿肺炎4种病毒多种类型都有效的药物,还未问世。能不能找到这种中药呢?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在北方习用的双黄连就是在他的参与下问世的。

狂犬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目前国内外均无治疗办法。早在医科大学读书时,刘瑞璋教授就对这种病予以注意。如今,年近离休,尽快研制一种能防治狂犬病的中药,更成了他的一大夙愿。听说有人有祖传中药治疗狂犬病的秘方后,从1981年起,刘瑞璋教授前后两次与他们合作,保证人家的名利和处方所有权、药品生产权,然而,他的美好愿望并未被人家理解。他始终不悔。不能与人同行,就走自己的路。他坚信路子是走出来的,只要走就会有路。

从此,刘瑞璋教授在流行病学研究这条路上疾步迅跑。他在深入进行流行病研究的基础上,为适应我国人民提高健康水平的需要和国际流行病学的发展形势,适时地积极在教研室推进了多发的慢性病研究。肿瘤和出生缺陷监测等项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有关森林脑炎、乙型脑炎、流感、霍乱、脊髓灰质炎、流行性出血热等60余篇研究论文以及20余部译著,在国内各级刊物、会议上发表,有的还介绍到了国外。

刘瑞璋教授十分重视流行病学的学术交流。他积极组织学院、教研室的学术活动。曾组织并参与黑龙江省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四次东渡日本考查,进行学术交流,并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

他曾邀请日本久留米大学和大阪大学教授来校讲学,使同道眼界大开,增长许多新知识。他曾任日本久留米大学医学部客座教授,共同进行学术研究。并为四名同道联系去日本进行研修,均已按期归国。

刘瑞璋教授自1992年享受有特殊贡献科学家奖金并多次被选入名人录。1988年被列为省《科技精英》编入第二册、1992年列入《黑龙江省当代医学家》、1993年列入《中华医学病毒学名人录》、1994年列入《当代中国科学家与发明家大辞典》。

逆境不馁 古稀遍洒夕阳红

刘瑞璋教授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抗日救国的熏陶,对共产党、八路军寄予由衷的热望。他曾参加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南迁“医科大学”。可有些人却念念

不忘的是他的出身和历史。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很多时侯，他倍感压抑，只能默默地忍受。他始终不渝地追求共产党30余年，直到1985年，年逾花甲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在流行病学领域取得累累硕果，却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机会，当了28年的讲师。直到1978年才被普升为副教授，1980年晋升为教授。就是这样一位为人类的健康、长寿默默无闻地奋战了40多个春秋，涉足流行病学领域多种研究的专家，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有多少人理解他的几许欢乐和忧愁呢？

文化大革命中，受他的株连，他的儿女双双下乡，他痛苦得整天默默无语；1970年，他被解除隔离，等待被遣送下乡，为了培养小儿子今后独立生活的能力，领着孩子徒步从道外走到南岗，过一个个陡坡……又有谁能体味到他彼时彼刻的心境，觉察到他内心深处蕴藏的力呢？

正因为有了这个力，他才会荣辱不惊、处世豁达、为人宽宏；正因为有了这个力，他才无愧地走过了这漫长、艰辛的半个世纪。刘瑞璋教授用自己大半生的实践向人们展示了世上最伟大的力量——人的精神力量！

正因为刘瑞璋教授是一位用坚定的信念练就了一身铮铮铁骨的强者，所以，一旦彻底砸碎了种种精神枷锁，他便不顾一切地甩开膀子大干！尤其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洗刷了一代饱经忧患的心灵，涤荡了一个历尽沧桑的世纪。面对这时代的大潮，他激动不已，壮志满怀，忘记年迈，不顾病痛，以推波助澜为己任，谱写了一曲曲新的乐章。

从花甲之年到古稀之年，刘瑞璋教授的兼职和社会活动依然很多。他曾先后担任黑龙江省医科院院长顾问、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委、黑龙江省初级卫生保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名誉理事、北京医大和协和医大联合出版社哈医大分编室副总编、黑龙江省杀虫除鼠协会理事、黑龙江省政协四、五、六届委员、国家教委出国人员评议委员等职和数不清的开题论证、成果评审、职称评审、学位论文答辩等，他都正直坦荡，待之以诚。尽管如此繁忙，他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始终谦虚谨慎，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忘我工作，辛勤地耕耘，默默地在他为之奋斗终生的流行病学事业奉献一切，而不考虑个人进退得失。写到此，我的心犹如万马奔腾、思潮起伏、感慨万端。在我的面前，仿佛耸立起一座高大的流行病学研究王国的里程碑。我仿佛看见千千万万个刘瑞璋教授正在精心、执着地雕塑着、篆刻着……。我想：在这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里，涉及到千家万户，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长寿大有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事业，难道不是个令人崇敬、令人爱戴的伟大事业吗？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在流行病学领域里无私奉献，做出了丰功伟绩的专家学者们，难道不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大有作为的人吗？各领域的专家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构筑共和国脊梁的重要一部分。

我们已经站在21世纪的大门口，在国门洞开，迎着八面来风之际，我们要昂首挺胸地走出国门、冲出亚洲、奔向世界，摘取国际流行病学研究的桂冠！

美丽、迷人的松花江水日夜奔流不息，后浪推前浪，刘瑞璋教授古稀之年仍向着既定目标前行，新一代流行病学研究者正在崛起。